

大龙村里的青葱岁月

徐助全

山花未绽满庭荫，
梦里浅游又一春。
昔日站台追孤魅，
今朝花魁对夕曛。
岁月一晃五十载，
残月昏灯诉风尘。
青鸟无踪音讯远，
顾念还在大龙村。

诗词中的大龙村，是枝柳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百姓称“大龙火车站”，隶属麻阳苗族自治县板栗树乡大龙村境内，与非遗传中国之美之“踏虎凿花”所在地泸溪县合水镇踏虎村接壤。这个小站虽不起眼，却曾是泸溪大半个乡镇的重要交通首选，给泸溪、麻阳二县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们带来福祉，承载着许多人的乡愁、思念，和一代人远行的梦想。同时，也一直温暖着我的青葱岁月。

我第一次见到大龙村这个火车站是上世纪70年代，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火车刚通不久。村里有舞龙灯的习俗，从大年初二舞到十五，我参加到其中，走出狭小的世界，爬山越岭，走寨串户。当龙灯舞到麻阳板栗树乡一个离火车站较近的村寨时，留宿一夜。夜是寂静的，没有电灯、电视，点着煤油灯或桐油灯。在那个漫长的夜里，我平生第一次听到隆隆的火车声，悦耳的汽笛声，深感世界的美妙，激动得难以入眠。

对于村寨的族人来说，没有几个人闯过江湖，见过火车。次日一大早，70多人要求休息，一起去看火车。大家兴奋极了，就像脱缰的野马，飞快地向火车站奔去。我也一样，欣喜若狂，耐心等待火车的到来，却不知火车啥时到，只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徐子位叔叔知道。他坐过火车，他逗我，叫我把手

贴在铁轨上听，能探听到远处传来的火车声。傻乎乎的我按照徐叔叔的方法，趴在湿润的地上，将耳朵贴在冷冰冰的铁轨上倾听着……

终于，一列快车似猛虎呼啸而来，大家惊慌失措，吓得远远避开，生怕被风刮倒；等火车过后，又使劲跑到铁道上高跳着朝着远去的火车大声喊叫，挥手向旅客致意。没看过瘾的族人们，都舍不得离开，直到又一列慢车缓缓地驶来，停靠两三分种，看着挑箩筐、背背篓的商贩和学生，很羡慕他们，向往自己也能坐上火车。站在小站坐落的山坳上，遥望绿色火车消失在大山丛林中，蓝烟化为乌有，仿佛自己是丢失的旅客，孤单、寂寥，阳光拉长了影子，山风凄冷阵阵，顿感身心的清冷与茫然，前方何等渺茫。

之后的一天，同学从怀化到大龙村下，要我去接她。那时，我正在偷看日本小说家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情感小说的光晕中，恍惚以为我就是流浪艺人，邂逅到伊豆的舞女薰子。那时，车子稀少，运气好还可以搭上接送客人的拖拉机。我们错过了，只有步行，从夕阳下山，一直沿着崎岖的泥石公路，大约走了四五个小时。一路上，越走越黑，只有星星看着咱俩，她把衣服擦在肩上，紧跟在我后面，一前一后。我想，她是不想缩短间隔，也不愿拉开距离，总有一点间隔。我转身去同她攀谈，她吃惊地嫣然一笑，停步回答我。当她说话时，我等着她走近，她却驻足不前。非等我走，她才走。彼此间有种朦胧中发着芽的羞涩和含蓄，别有青春悸动的温柔和韵味。

后来，她随父亲举家搬迁去了市里。走的那天，我只能偷偷地跟在后面去火车站，心情复杂地目送她和火车远去的影子。不久，我也远离故土，在外打拼。每次回家往返，去吉首，或去怀化、麻阳办事，都从这里上下车。大龙村，成了熟悉的记忆，生命旅程中拥有的不可或缺的一个节点，连接着未来。

一转眼，三十多年了，我将这首诗发给同学群，



一石激起千层浪，曾经同学的她回复说：你顾念的大龙村，勾勒着美好，衍生着纯情与温暖！你曾经说过大龙村是一个有缘的好地方，如果有一天离开，你会写信，只是尚未闻到笔墨香……芳华如此匆匆，你的诗作，让我拾起一缕清欢。

说得真好，我感谢她。那个年代，动辄得咎，命运多舛，生活极度贫困，人生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似是而非，无法预测将来，要实现梦想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正如她所说：有些美丽不需要拥有，就让大龙村似山花一样，永远地盛开在烂漫的青葱岁月。

回眸远去，从青春的隙隙中，沉淀着温暖，明媚着芬芳。她的话，让我联想起了与大龙村有关联的事。那次，我从大龙村站踏上火车，火车的汽笛一阵长响，划破寂静的山空。我特意去问验票的女列车员，她很认真地说：“现在，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你流血。为了这条‘天路’，有许多英雄献身，长眠在这青山间。现在我们才能悠闲地坐着快车，享受这大龙村的美景。”“得好好感谢英烈们。年轻的女列车员还说，她的爷爷也在修这条铁路时，牺牲了。”“向你的爷爷致敬！我会抽出时间来大龙村几天，好好宣传一下。”她听到我这样说，开心地讲，那她来当导游，并向我报以微笑。

现在，随着飞机、高铁、高速公路的到来，每次出行，要不从麻阳、怀化或吉首上下车，更为便捷，大龙村成了远去的风景……每次经过此地，我总是透过车窗，瞭望壮丽的大湘西，风光旖旎，美艳惊人，心情格外舒畅。

曾经的过往，随着奔驰的列车一闪而过，而响亮的汽笛回荡在大山里，缭绕的白烟拂拭鎔金的黄昏……想来，总有一瞬间，让人感慨，定格着生动、美好。那就是大湘西的大龙村吧！

汉诗新韵

口罩的格调

陈爱民

质量不代表品位，全球如此
和疫情赛跑，速度也参差不齐
所以，各个国度的街巷和村落
风景线的内涵，显得深深浅浅

在流水线上和线下，口罩只履行程序
戴的态度既是自律，也反映道德的秩序
为什么？口罩被抬上议会大厅反复审议
为什么？口罩又关乎选举的涨潮落
为什么？假人权的面纱竟然冠冕堂皇

我们不管，只把自己佩戴得严整整齐
确实，嘴和脸看上去，有些隐晦了
但眼睛更明亮，目光也更深邃
声音呢，多了简洁，也多了浑厚
是的，全国的口罩都倾听北京的心跳

武汉更强大了，南京更硬朗了
于是，东方的方案，多么坦荡浩大

我娘，八十二岁的老太太，小学文化
在一百公里外的山背晃，发动着“战争”
她虽然倚老卖老，威望却不断攀升

她不准我们回村给她祝寿做酒
她架空了全村的麻将和聚餐
每天清早，她一定要在群里发表：
“大家要心齐，都听中央的。”
口罩注意戴，气死那新冠。”
娘的诗很直白很坚决，一下子广为传播
我们努力悟透，然后倒背如流，不断落实

地球继续运转，生活肯定向前
我们稳定自己，我们稳健赶路
口罩，打磨好语气，呼吸每一寸时光
我们承认，它，已经是缔约的风姿

李晨玮

腊月时节，一股寒潮自西伯利亚平原腹地而来，经吕梁、太行二山所成的通路长驱直入，“啪”地就呼在东山腰子的脸前。自此，那几座一衣带水的村落就算是这远方来客的照顾对象了。

东山首当其冲。寒潮还未到，半坡的圆塘就已薄薄封上一层冰。那年我同玩伴在冰面上打斗，结果冰面开裂，我们双双落入冰窟。不敢回家去，整个下午我们呆立在寒风中风吹裤管，裤管却在天色将黑时上了冻。

几阶旱田将圆塘收拢其中，依次排开，伸往谷底去了。此刻麦苗正吐露不同程度的翠色，浅的嫩如翠芽，深的也不过如草色青青。连着圆塘微泛乳白的冰面，未经煅烧的青花釉面就漆在了山间豁口。或浓或淡，青白交织，这古板厚重的土石大山竟被押上了写意的韵脚。再过去些时日，纷繁的雪扬下来，将地上黄的青的黑的红的一并遮盖。这儿，那儿，统统成了一个样子，圆塘便就此缄口，不为人所知了。有闲不住的村妇提木桶而来，缓缓慢行，像是误闯无声秘境的莽客，堂而皇之地在青石阶上印下两行细密的脚印。村妇用马勺舀冰，扣取一眼小洞舀水。木桶将满，村妇提桶而归。先前的足迹已被积雪吞没，木桶中晃漾的水又潇洒洒种下一排。有黑鹇从山顶俯冲下来，在房梁短暂停歇，又轻盈地展翅，间或仰头啼叫，一阵清丽婉转的啼鸣随即横亘整座山头。

俨然一幅浑然的山水泼墨画，山民们将鬼斧的别裁尽收眼底，徜徉其间。

半山腰子上家家户户的瓦房错落而建，依着山势悉数嵌入曲折回环的河谷之中。不见房檐堆叠，一条人工挖凿的山路携近旁的村落一起蜿蜒着插进深山。年关前后，常遇大雪封山。那年父亲骑车去镇上买肉，不料大雪忽然而至，将他锁在了山外。除夕之夜，父亲独自一人守着十来斤猪肉在旅馆郁闷。大雪久久也不消融，还时不时再盖一些。年已过得差不多了，父亲才带着发酸的猪肉返回山中。大雪封堵道路的时候，东山也摇身一变成陶公笔下的桃源仙境了。既有“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农家风貌，又不失“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乡土人情。只不过这一切都来得更加别致、精致，纯纯地驻留在一幅皓白的画卷之内，隽永，风雅，让人酣醉。行走在山里的小路上，鞋窝里永远都会混进几粒黄土。那厚重的泥腥气似乎早已深入我的灵与肉之中，让我始终以原住民

湘江短笛

刘兴标

寒暑推移，衰荣可知。池塘芳草，沟壑野菊。天涯归雁，坠坠南飞。夏矣秋至，思绪飘拂。

秋心如潮逐浪高，任由秋思胸中浮。一片落叶，一蓬衰草，一抹斜阳，一声雁鸣。灼灼炎夏倏一退去，带着长河落日圆，醉后不知天在水，枕着一船秋梦压星河。与时同步，与秋缘携手，走过春天繁花，走过夏日焦灼，猝不及防，嫣然步入层林尽染之秋国。

虽说暑气还未褪尽，无声秋色却悄然登场。天空湛蓝如海，高远辽阔，苍穹深邃无垠，撩人思绪。万顷稻浪碧波金黄，呈现出乡村富强，袅袅炊烟，腾举起农家安详；漫山红叶，留存于心，情牵遐思与向往，秋收冬藏，传承着祖辈积谷备荒；喧嚣都市，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碌碌繁忙，追星赶月，催发人们构建盛世家园，营造复兴梦想。

甫一入秋，秋雨纷纷扬扬。人之精神，心之倍爽，胸之豁朗。站在群峰之巅，眺望大地秀光，坡岭硕果累累，平川优物飘香。千山巍峨峥嵘，万水齐汇海洋。放飞秋心，抒发畅想。蜜峰辛劳，为甜奔忙。农工倾力，汗水流淌。兵士热血，固我国防。更有杏林，悬壶救伤，置生死于度外，勇战病魔新冠。忠诚铸忠魂，勇为我担当，付出君无殇，胸怀民族之大义，不负子孙与炎黄。

春去百花落，秋来白露霜。纵观前朝先祖，开疆拓土，只为华夏美好秋光，历代文人骚客，面对祖国大好河山，万里边关，淼淼海疆，逐秋日而登高，迎秋光而抒怀，

新人

东山冬

新人推介

李晨玮，2001年出生于山西晋城，现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写作与演说创新班。

的身份背靠靠着东山取暖。我曾以呐喊的方式和东山对话，空谷中荡起的回响直传到山的那边。我机械地接收着山间四时的馈赠，看冬天衰败的荒丛在开春最先抽枝。我也用本真的生活方式蛰居山中，不断认识自己，也不断考量着东山。

冬天里，草木秃得精光，各家后院的菜地早已不出产各式时蔬。村民们靠着地窖里藏量丰富的疙瘩白、土豆、白萝卜炖一锅杂烩就可以勉强过冬。山西人的胃是专门用来装面食的。一天下来要是没有气力地干活的。即使只有那一种浇头，村民们也能变着花样满足味蕾。经常是母亲在案前揉面，我用小手扒着砧板观看。一坨面团被母亲来回摆弄；翻过来倒过去，揉、擀、压、扯。我看着实在心疼痒，那手法，不正和我和泥巴时是一样的吗？我拿起面团剂子“噌”地窜出屋外，迅速化身面塑大师，开始精心地塑造起我的杰作。我会捏一只小鸡，会捏一朵花，会照葫芦画瓢地捏任何物件。捏

着捏着，我想起了圆塘里的小鱼，想起了夏天里的桑葚，想起爷爷皴裂的手。想着想着，东山的金顶又是一团皓白了。

雪落之时，山野沉寂。但东山的山民们却并没有被冬日的萧索绊住脚步。清晨，玻璃上爬满一圈窗花，山间迭起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当男人们提着茅桶从坡上浇下来，新的一天就此开启。火箸捅进煤火窟里，锅里坐上小米粥，母亲舀一盆雪到火上烧融开，洗脸……正是一年中农闲的时候，一桌麻将总算能够搓起来了。日上三竿，妇女们散了场，一边调侃着谁谁谁今天又赢了多少，一边往家里赶。妇女们做饭速度很快，倒也不是因为饿着肚的男人催，而是赶着要端碗出去串门。菜刀“哒哒哒”地剁在案板上，满村都是这声音。半个钟头的工夫，妇女们就把晌午饭对付了。端了碗出门，随便挑一家进去就行。屁股一沾土炕，可是就再也起不来。几个人聚一块，无非是谈论一些村里男男女女的八卦，譬如谁结婚几年了还没生孩子，谁家老丈人又不待见儿媳了……你一言我一语，碗里的面早已坨成一摊面糊，却搅了又搅，迟迟不见往嘴里送。一碗面吃完，侃得也差不多了，妇女们这才恋恋不舍地回家歇歇去。

阳光斜斜照进屋内，一片光斑之上，尘埃飘散的轨迹暴露无遗。光斑扫着水泥地面缓缓地往里挪动，像蚕趴在树叶上啃食。男人女人，鼾声啾啾，四仰八叉。光斑又逡巡着爬上床，亲吻着每个人的脸。此刻，暖阳下的东山，寂静无边了。

秋心如海多遐思

为社稷而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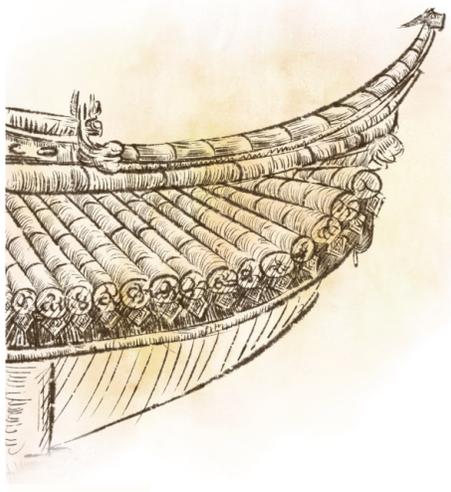
唐朝秋词大家刘禹锡有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其秋心豪气，历古今而通贯。

“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宋时程颢笔下的秋，安逸恬静，心旷神怡，祖国河山心中藏，长江黄河腾细浪。

飒爽秋风，染红了千山万壑，吹拂着十里荷塘，催熟了满园果香。寒冷将至，秋菊怒放，一丛雾岚天边起，掩不住桂枝灿灿吐芬芳。

清晨，朝阳喷薄欲出，道道红霞犹如天庭织线，染向群山，群山金碧辉煌，撒向大海，大海泛起层层银光，秋日的太阳晶晶明亮，爽朗的心情充盈胸腔。

登山赏菊，登高踏秋，放飞梦想。唱一曲秋歌，赋一阙秋词，念天地之悠悠，独我中华而和祥，观沧海之淼淼，唯我华夏儿女福祉冠九州。年轻的你，古稀的我，让童叟携手，走向复兴，再迎新秋，共享祖国强盛之辉煌。



张纪玺

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飞回。
隔帘唯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

——【唐】刘禹锡《伤愚溪》

第一次听说柳宗元的大名，是在初中的语文课本上。语文老师用磁性且空灵的声音，为我们吟诵柳宗元的五绝《江雪》，让我记住了那位漫天大雪之中潇洒垂钓的渔翁。

暑假，我专程从长沙赶到永州，沿着柳子的踪迹，拜谒这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颇有骨气的文人。当我伫立在柳子庙前，抚摸着斑驳的古墙，我的灵魂早已穿越到120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

白墙、黑瓦、青砖，一抬首，湛蓝如洗的天空之下，巍然耸立着一座清代风格的门楼，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柳子庙”映入眼帘。门楼下方，镶嵌有对联“山水来归蕉黄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民”。柳子庙始建于宋仁宗至和三年（即公元1056年），由时任永州知府柳拱辰初建于零陵华严岩学官（永州文庙）东侧，时称“柳子厚祠堂”。至南宋时迁建于愚溪之北，后毁于战火。到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永州士绅共同捐资重建，遂成今日柳子庙之胜概。

柳子庙内部，陈列有一块国宝级宋碑“荔子碑”。此碑由韩愈撰文、

苏轼书丹，记载了

柳宗元贬谪永州期间的主要事迹政绩，故被称为“三绝碑”。“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当我伫立在这古朴的古碑前，凝视着那一个个神奇方块字喷薄而出，仿佛聆听到那悲怆而激昂的楚调响起，在不停吟诵着一位失意文人和



湘韵

